

言

這裏所收的中篇，短篇，和隨筆，都是一九二九年到三十年所作。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自己是很不滿意這些作品了；然而當作自己長成的過程之一階段來看，便以爲既然有輯印成集的機會，那就印出來罷！

一個從事於文藝創作的人，假使他是曾經受了過去的社會遺產的藝術的教養的，那麼他的主要努力便是怎樣消化了舊藝術品的精髓而創造出新的手法。同樣地，一個已經發表過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難問題也就是怎樣使自己不至於粘滯在自己所鑄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他的苦心不得不不是繼續地探求著更合於時代節奏的新的表現方法。這裏所收集的，在作者自己，就以爲多少總錄刻著這樣的「苦心，」——至於「成熟，」自然還說不上。

弁言

二

當時所作隨筆，實不止今所收輯之數，但手頭既無底稿，又沒有耐心去搜求印本，就此算了罷。

一九三一年，二月杪，作者於上海。

目錄

弁言.....	一一二
色盲.....	一一六六
泥濘.....	六七一七六
陀螺.....	七七一一〇八
隨筆七篇	
叩門.....	一〇九一一二一
賣豆腐的嗓子.....	一一一一二二
霧.....	一一三一一一五
虹.....	一一五一一一七

目錄

紅葉·····	一一七—一二〇
速寫一·····	一二〇—一二二
速寫二·····	一二二—一二四
豹子頭林冲·····	一二五—一二四
石碣·····	一三五—一四二
大澤鄉·····	一四三—一五四

色盲

突然西方的天空騰起一片紅霞，人們都浴在絳氣中，似乎他們的素色衣裳也染成了淺絳色。

向晚的飄風，霍霍地吹弄着趙女士的月白色印度綢旗袍；她時時有意無意地用手去按撫，似乎恐怕那好事的晚風竟把鈕扣都吹解。大概是站久了有些疲倦，她現在半扭着纖腰，頭微向左傾，眼波注在地下；她的黑絲絨似的短髮碰到眉尖，她的小嘴唇邊綻着笑影：這就有一種幽怨嫵媚的香味從她的莊嚴幹練中透露。半晌，她抬起頭來，左手掠着紛披的短髮，溫柔地慢慢地說：

「那些事，比做夢還奇怪；真叫人想不到。——啊！——意芳在那裏幹什麼！」

在她對面的西裝少年轉過臉去，看見靠近江岸一株綠楊樹上有一團淺紫色的東西在簌簌地動，他不禁急口地揚聲叫起來，同時已經移動了脚步：

「密司李，掉下水去可不是玩的！我幫助你下來？」

楊樹上傳來一陣吃吃的鬚笑聲，隨即是個嬌小的人形在綠浪中剖出來，轉瞬間已在地上，卻又僵在那裏不知做些什麼，漸勁的晚風吹開了紫色旗袍的下緣，露出蜜色長統絲襪上的淺紅色吊帶。

「她比我還淘氣些，」少年鬆了口氣說，轉過身來對趙女士笑了一笑，又拾起對話的端緒：「人生原是個大夢。做夢也是好的；就可惜做夢的時候自己不知道是夢。」

「知道了是夢時，也還做下去呢不做下去？」

趙女士的聲音很低，像是對自己說；她用左手輕輕地撫着左鬢角，凝眸遙望黃浦江一面水天相接處的像亂山似的紫色的雲堆。

「那不是有點像龜山麼，密司趙？」

西裝少年追蹤趙女士的眼光看過去，轉換了譚話的方向。

回答是一個燭然的微笑。去年今日的勝事又像輕煙似的在趙女士腦膜上浮出來了；她很不願意回想這些往事，他淡然相忘，亦既有半年多了，但今天聽了林白霜——那西裝少年的許多話，禁不住又回顧了。原來可說是「事不關己」，然而不知怎地，想到那些事情時，總有一種說不明白的煩躁把她壓到透不過氣來。她疑問地對林白霜看了一眼，似乎想探索這位少年的炯炯的目光已否窺見她的心曲。他們的視線剛成了正接觸，趙女士忽然心裏一動，臉上泛了紅暈。她立刻覺得這樣的雜念太可笑，正想用話來掩飾，猛然有個毛茸茸的東西碰到她的後頸上，把她嚇了一跳。

「蕙芳！你——」

趙女士急旋過身去，剛和李蕙芳貼胸地撞個正着。李女士憨笑了一聲，側着身體，左手攪住了趙女士的腰，右手向空一揚，便有個灰色的小東西撲索索地落在林白霜的肩上。

「虧你也會革過命來！見了小麻雀，也要怕。」

李女士用手指搔着趙女士的面頰，帶笑地說。林白霜已經把那可憐的小麻雀抓在手裏，一面看，一面隨便的問：

「就是那楊樹上弄來的麼？還不會飛呢！放了牠罷？」

沒等李女士回答，趙女士便從林白霜手裏搶過那小麻雀來，望草地上一丟；那小東西怪樣地拍着翅膀，很想就此高飛，然而只飛了兩三尺遠近，終於掉了下去。趙女士回過頭來向李蕙芳睇了一眼，佯嘆地說：

「你纔是革命家呢？你會革麻雀的命！蕙芳，再拏革命和我開玩笑，我是不依的呢！什麼革命！誰革過命？幾時見我革命？」

「不要發牢騷了，好姊姊。」蕙芳扭搭在趙女士臂上，玩皮地說。

「不是牢騷。我又不是下野放洋的偉人，有什麼牢騷！」

「猶秋說的很對，」林白霜插進來說，「牢騷不是我們的事，只是憤慨，只是幻滅罷了。剛才我說，近來我感得人生異常虛空，也就是這個意義。我自然相信世上決沒有翻天覆地那

樣的英雄，一般人眼中的英雄實在也不過是人類歷史這大機械中的一個輪子罷了，可是我又覺得自己的渺小，不但渺小，竟還是人類大機械中的一個不入流者；在現代人生這大機械中，我的地位，連一粒螺絲釘也不如，我只是一粒廢鐵，偶然落在這大機械中，在無數量的大輪小軸中間被搬動被軋轆罷了。」

林白霜不能自己地說了一大段。他並沒留意到倚在趙女士肩頭的李蕙芳正在演「雙簧」似的摹仿他的說話的姿勢。當他說到最後的一個「罷了」，李女士驀地把右手平舉到下巴邊，掌心向上，指尖對着林白霜，然後往前一送，夾着笑聲喊道：

「罷了。這就是罷了論。」

這引得林白霜和趙蕩秋都笑了出來。可是李女士反而收了笑容，學着林白霜的音調，嚴肅地加了一句：

「罷了，罷了；林白霜是罷了，人家却不肯罷休！」

「那自然是刮地皮的人。」

林白霜輕聲說，同時噫了一口氣。

「那自然不——但——是刮地皮的人，」李女士又笑了起來，「那自然——還——有——被刮的人，不但不肯罷休，竟還要算賬呢。」

林白霜疑問地一笑，沒有說話。

「聽我哥哥說，這一向，他們付的熟款，少說也有四五十萬；他說，這一筆賬，一定要算的。他們不能把血汗資本隨隨便便就奉送了貪官污吏多弄幾個姨……」李女士突然縮住話頭，偷偷地向趙女士瞥了一眼。趙女士惘然望着一條出口的大輪船，似乎始終沒有留意到林白霜他們的談話。李女士抿嘴笑了一笑，轉過口來接着語：「不譚那些算賬問題了。我們過去看那條輪船罷。倘使是江安，我的表哥便在船上。」

拉着趙女士的手，李蕙芳就往江岸跑。但輪船已經去遠，只有煙囪上的一段黃色尙表示牠確是招商局的船。其時煙囪裏吐出一簇濃煙來，漸漸的似乎曳長了，拖在半空中，像是一條尾巴。江面也有一條尾巴，那是諸輪葉子激起的白沫，從輪船的屁股裏拉出來。趙蕙秋惘

然看着，猛想起了遠隔天南的孤獨的母親，不禁眼眶裏有些潮潤了。

李女士也浸入了深思中，然而是不同的性質；她的思想翩翩地正在輪船的周圍飛翔。她最喜歡那海天闊闊的生涯。每次她從家鄉到上海來，便怨恨那甬興輪船走得太快，只給她一夜又半日的海上經驗。她忽然自己笑起來，回眸看着靜靜地站在旁邊的林白霜說：

「林先生，你說什麼事情頂有趣？我想來便是做一隻大輪船的船主你想想，他，不但，天天在海上，並且——對不起，林先生，我又學你的調子了：並且，他有許多水手茶房受他的指揮，有許多客人仰仗他的能力，他就好像是一個總司令，一個國王，可不是？在船上，他是唯一的迭克推多！」

說到最後的四個字，她突然擁抱了趙女士，格格地敢笑着。

「嚇！剛才你取笑人家革命，現在不打自招，要做迭克推多了！」

趙筠秋一面說，一面軟軟地推開了李蕙芳的臂膊；即使擁抱她的人也是個女子，她總覺得有點不自在。

「隔門，」李蕙芳學着趙筠秋的口吻，便高聲的笑起來，「我並沒反對過呀！迭克推多，我尙只要做一隻船上的。」

「等你做了船主時，密司李，我來當茶房罷。」

林白霜企圖把話頭岔開。

「如果收女茶房，我也來！」

趙筠秋卻又逼進了一句。

這時草間忽然跳出個蝦蟆，凸着眼睛對他們三個看。李蕙芳趕快拾起一片碎瓦，正想擲過去，那蝦蟆一跳，便不見了；隨手將瓦片丟開，她挺直了身體，慢慢地然而嚴肅地說：

「不要取笑。究竟不是上天成仙。明後年我可以去學航海，再過五六年，我父親也許要辦輪船公司，爲什麼我就不能做船長？野心，是應該有的。我的哥哥說，三四年前是在商言商，現在呢，政治的後台老板。他們要支配政權。爲什麼不應該呢？他們有的是錢！我現在只想做一個船主，爲什麼不應該？」

暫時的沉默。只有風吹弄着兩位女士的衣服，霍霍地作響。李女士是三人中間最矮的一個，卻是比較的最胖：圓圓的臉兒，小而圓的眼睛，彎彎而不大濃的眉毛，猩紅的笑口，豐滿結實的身體，活潑的舉動，雖然不及趙筠秋那樣苗條嫵媚，但是嬌憨天真，似乎有一種特別令人目眩的光芒。現在她儼然地站着，娜娜中間帶了剛健，更增加了幾分攝人的魔力。

「密司李，佩服你的勇氣！四五年以後的事，你那樣的有把握！」

林白霜打破了靜默。他立刻覺得自己的語氣很像是嘲笑李女士的壯志，就急急地加上個申明：

「樂觀是好的；這是強者的態度，我時常想擺脫我自己的灰色黯淡的人生觀，不幸總是不成功。我看見理想的泡津一個一個破滅，我像在巨浪中滾着，感覺到一種昏暈的苦悶。我對於將來的希望，就不敢說有把握。但是，密司李，剛才你這番話，確使我興奮起來了。」

李薰芳微微一笑，似乎是在謙遜，又似乎是在得意。忽然先前已經不見的獺蝦蟆又在她腳邊跳出來，正落在她的腳背上。李薰芳本能地將腿一揚，那小東西便跌在五尺以外；牠似乎很

狼狽，卻又扔轉牠的蹣跚的身體來對李蕙芳蹲着。這使得淘氣的李女士忍不住不去追趕了。

林白霜目送她的活潑的背影，心裏浮出個模糊的觀念：「新興資產階級的女兒！」於是許多複雜的冥想同時奔湊到他的意識界，他忘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但這個是極暫時的，他立即回到了現實，像夢醒似的忙向周圍一瞥，卻見趙秋的脈脈的眼波正在他臉上迴蕩。他全心靈一震，不自覺地向趙秋走進一步；許多話在他喉頭搶着要出來，但不知道讓那一句先出來好。

有幾秒鐘光景，沉默佔據了他們倆。

「林先生，記得你從前的調子不是現在那麼樣，」終於是趙女士先發言，「自然，從前我們並沒有過長談，可是你在講台上的議論多麼積極多麼樂觀的。」

「是麼」林白霜迷惘地回答，他的眼前就浮現出一個布制服的趙女士，向他舉手敬禮的形象，然而像電光似的一閃，仍舊是溫柔明豔的她。

似乎是覺着了林白霜的神情不屬這蕭秋低下眼波去微微一笑。

「因為現在是現在了。」林白霜較安詳的接着說，「在巨浪中滾着的徘徊無定的心情，從前何嘗沒有；只不過被強猛的光線一般的環境所罩，僅能蟄伏在心的深處罷了。不但蟄伏，並且像是已經死了。然而一旦外力既去，牠就很明白地顯現出來，並且加倍有力；不但有力，並且又滲雜了悶苦頹喪的氣味。現在我看見前面只是一片灰黑。自然我知道那灰黑裏就有紅黃白的色彩，很尖銳地對立着，然而映在我的眼前，只是灰黑。蕭秋，最使我痛苦的，就是我這自己不願意的精神上的色盲！」

「你大概也不看見前面有一線的光明？」

趙女士輕聲問：那宛轉的音調中充滿了同情。

回答是黯然的點頭。這是個無可奈何的點頭，正好像是有良心的醫生不得不直言病人已經無望時候的那個點頭。

「所以你說生活是空虛麼？你覺得廣大的世間竟沒有一處比較可喜的地方讓你去躲避？」

趙女士再追進一句；她的迫切的語調中似乎帶着顫音。這就像一股清泉，沃在林白霜的脹悶悵熱的心頭。

「應該是有的。」林白霜很鼓舞了，「遠在千里，近在目前；」於是忽然一頓，他的眼光在趙女士臉上掠過，下一個模糊的結論：「不可知的是運命。」

趙女士只淡淡地一笑；她轉過頭去，看見李蕙芳爬在遠遠的岸石上往水裏瞧，暮色是漸漸下來了，但尙能辨認出李女士手裏擎的是一枝綠楊的柔條。

「李蕙芳的樂觀，你覺得不能贊同麼？」

趙女士隨隨便便的問，仍舊臉向着李女士那方，似乎十分有味地在觀察，可是一種惴惴然盼切的神情也在她對於林白霜的偷偷一瞄中盡情暴露了。然而林白霜全都沒有留意到。

「如果能够照她的想望，那也何嘗不好。就可惜人事的變幻，難以預料。」

林白霜毫不經意地回答。另一件事在他心上考量：他覺得趙筠秋是故意岔開話頭，故意裝作滑過了他那一句「近在目前」的意義雙關的話。他微微感得了一點空虛的鬱涼。他正想再

用別的話來叩詢趙女士的心曲，可是，李蕙芳跳躍着來了。她的瀰滿着青春活氣的聲音從蒼茫的暮色中傳過來：

「願蝦蟆已經投江。我們也回去罷！」

林白霜和趙蕙秋都似乎出驚的回過頭去。炮台灣車站上，電燈已經放光；他們來時的汽車就在車站左側，汽車夫從車窗裏伸出頭來望着他們，大概等得很不耐煩了。

同去的路上，只有李女士很愉快的說笑。趙女士似乎很倦，林白霜頗有些懊喪的氣色，好像做壞了一件什麼事。車到了百老匯路，趙女士先下去，她微笑着向車裏說：

「林先生，請你送蕙芳回家罷。時間很早，你們還可以去看戲。」

車裏的林白霜心上一動。他望着趙蕙秋的苗條的背影在一家大商店的玻璃窗前移過，終於隱沒入那比較暗些的街角，便好像失去了什麼寶貝，非常的怏怏。他低低噫一口氣，仰後靠着彈簧的車墊，閉了眼睛。汽車又開動了。在車身往前一曳似的震撼中，林白霜的肩膀碰着了一些溫暖柔軟的東西，同時有一股醉人的異香鑽進了他的鼻孔。似乎這香味壓迫着他的